

1956年那次强台风

□卓乐鸿

今年第13号强台风“天鸽”袭击广东省,造成10多人遇难,超500人受伤,经济损失惨重,让人不禁回想起了1956年的那次登陆象山港的强台风。

61年前的1956年8月1日,农历丙申年六月二十五,12级以上强台风在象山港登陆。我们宁波地区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特别是象山、宁海、奉化、鄞县、镇海五县受灾最为严重。

8月1日上午,我们松岙后山农业生产合作社近10个社员在庙前塘收割早稻,割稻时天还未亮,几个社员发现很远的东边闪了几道白光,大家都预感到怪异的天气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灾难。风雨逐渐增大,抓紧收割好几亩早稻,把稻谷挑回来,把稻桶也顶回来,尽量减少损失。

傍晚时分,风雨交加,风越来越大,当时没有广播和气象预报,我们一家四人住在木结构二层楼上,一阵阵大风刮来,感到房子在摇动。当时没有电灯,油灯也点不着,瓦片飞起来的碰撞声非常吓人,我们住的房子屋顶压栋砖翻了,瓦片飞了,屋漏水了,整排

楼屋倾斜了。

第二天风雨小了,但传来了许多不幸的消息:某某人家的墙倒了,某某人家的屋倒了,桥断了、路毁了、船翻了……一个最大的不幸消息是海塘倒了,海水已到海沿村省元塘了。松岙镇从东至西有许多海塘:五百岙塘、湖头塘、中娘岙塘、家贺塘、金夫湾塘、北曲塘、小埠塘、大埠塘全都倒光了。千百年来祖先一代接一代填海造田创造的全镇3万多亩水稻田变成了一片汪洋,因为填海造出来的田都在海平面以下。海塘第一道防线垮了,第二道、第三道防线都不堪一击,里面的所有内塘都垮了。东边的营口、五百岙、长沙湾、湖头渡、五分头、上半塘、海沿、塔头、景祐庙、大埠、大庙等自然村村前都是咸水,鱼、青蟹都随海水流进海沿村瑞丰农业生产合作社牛栏里了。

当时水稻田里种的大多数是单季稻,要到秋季才可收获,海水倒灌近3万亩稻籽粒无收,当地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后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头水牛关在洞桥头碾子间里,碾屋倒塌牛被压死。在省元塘塘堤有60多棵百年大松树,是松岙一道风景线,都被咸死了,唯有3

棵香樟树幸存。山上大树、毛竹许多连根拔起,朱夹岙西湾山有一抱大的松树百余株都被拦腰折断。岭头村屋后十几株200多年树龄的合抱大树被吹倒,森林遭到史无前例破坏。

当时松岙周边如海头、何家、时甸、家贺塘、狮子口等小部分人家被海水所淹,无法居住,宁王塘自然村变成泽国。

那次12级台风还引发了海啸。农历六月二十五本是小潮汛,因为象山港的港口是朝东北方向,台风风向是东北风,千千万万巨浪沿着港口涌进象山港。也很巧,台风登陆时间正好是涨潮时候,大风、大雨、大潮三碰头,原来的小潮汛变成了大潮汛,涨潮的速度加快,潮位也特别高。当时,有几条较大的运输船在北曲塘塘堤下避风,几个管船的船员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下弃船逃生,从船上爬到岸上,在岸上人也无法站立,只好慢慢地爬,爬了200多米路才到南磙头磙间湾,总算保住了性命,他们只听到强台风的呼啸声、巨浪的拍打声和木帆船的撞碎声,如再迟一步逃生就与船同归于尽了。在象山港缸井山避风的2艘军舰被大浪推上半山无法动弹,所见景象触目惊心……地处象

山港畔的松岙,革命老区风景秀丽,是一个有着1500多年的渔米之乡,一夜之间被台风破坏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后来几天雨也很大,山上有几十处发生泥石流,王夹岙大溪坑的3道水坝被冲垮,大石坑泻水岩的水也很凶,仕溪桥断了,冲下去溪坑改道了。后来才知道这次台风下了160多毫米雨量。

当时有人传说象山重灾区因多处大坝被毁、海水倒灌,淹死了近万人。后来证实象山县死了6000多人,宁波地区共死了8000多人,灾害之严重可想而知。

1956年至今,屈指一数已一个甲子,经历过那次灾难的当地百姓还有一种谈风色变的感觉。此后60年来,象山港登陆的台风也有多次,都未造成重大灾害,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没有发生海啸;二是多年来国家拨出大量资金加固了海塘,如松岙的狮黄塘2000多米长的塘坝建成能抗12级台风的标准海塘;三是气象部门报告及时准确,各级领导对抗台非常重视,事先检查,消除隐患。台风不来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加强防范才能减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第一大事。

太虚大师与雪窦山⑥



复建后的雪窦山太虚大师舍利塔

□裘国松

文化大革命时期,太虚雪窦山舍利塔被毁。2000年5月起,雪窦寺着手复建太虚大师舍利塔,新建规模宏大的太虚塔院(又称太虚讲寺)。期间,极为玄妙的事发生了——

2003年至2004年间,溪口旅游集团对雪窦山三隐潭景点进行全面改造。在整修上隐潭瀑口水库坝时,施工人员在水底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碑石,工程负责人立即告知了溪口博物馆。馆长周金康火速赶往工地现场,经考证,此碑石乃流失30多年的太虚大师舍利塔之塔碑!而舍利塔拟复建之中,于是周馆长“物归原主”,把碑石移交给了雪窦寺。

对于这块重见天日的塔碑,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雪窦寺方丈怡藏年在2005年写的《重印太虚大师年谱序》中有生动记述:“在纪念堂落

成舍利塔将建时,旅游集团维修隐潭水库发现大师之墓碑,更让人匪夷所思此中因缘。深埋水中之物,历经数十年之久,恰此时又见天日,使我泪流满面,悲喜交加!”

2005年9月,雪窦山太虚塔院告竣开放,失而复得的塔碑被重新砌入太虚舍利塔中。而安放塔内的大师舍利子,已是怡藏法师于2001年从香港分请而来。太虚塔院占地面积达70亩之广,全院由3座大殿及钟鼓楼、厢房等建筑组成。前为天王殿,殿额“太虚塔院”,为当代书法大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亲书;中为摩尼宝殿;后为太虚大师纪念馆。此外,还有钟鼓楼及56间厢房。全院建筑顺山势而递高,气势雄壮,别具一格,尽显古朴典雅之风韵。

2014年9月,太虚大师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奉化溪口举行。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专家学者们对太虚博大精深佛学思想展开了探讨,对这位杰出的佛教改革家表达了无限的敬意与缅怀。2017年3月,适逢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雪窦山太虚讲寺隆重举行了太虚大师追思传供纪念法会。四众弟子在雪窦寺方丈怡藏法师带领下,以至诚和悼念之心,缅怀大师为中国佛教、为雪窦名山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8月18日,2017雪窦山弥勒文化节期间,在奉化溪口隆重举行了“人间潮音”——中国佛教现代化奠基人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纪念大会。

太虚大师的肉身早已消逝,然而他留下的思想宝藏却走向永恒。他驻锡过的雪窦名山呢,无疑是他永远的纪念地!



三味夜话③9

文学，我们的归依

□蒋静波

八月的“文学之友”沙龙主题是“我的沙龙,我的写作”。一个“我”字,让人霎时有了一种归属感。这是对文学、对沙龙的归依。

自2013年10月16日举行第一期沙龙以来,到上个月,就满4周年了。其间,除了春节等重要节假日等原因暂停外,沙龙基本上以每月一期的速度进行,并每期有《三味夜话》在奉化日报文学副刊刊出,向奉化的文学爱好者和读者传达沙龙和文学的信息,营造文学氛围。近4年来,在沙龙中,我们或切磋交流阅读、写作的欢欣和憧憬,或聆听名家名师的讲座,或采风取经,奉化的文学氛围日益浓厚,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创作水平显著提升,作品在文学期刊的发表频率和发表期刊的级别越来越高。加入上一级作协的会员持续增加,这几年,“文学之友”沙龙已成为文学爱好者共同的家园和奉化文化活动的的一个重要品牌,得到了宁波市文联、作协的肯定。前不久,邂逅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崎嵘老师,当他得知奉化的文学之友沙龙情况时,说:真是了不起!

此次临近4周年的沙龙,已洋溢起节庆般的气氛。沙龙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沈潇潇告诉大家,区作家协会准备以每期沙龙的《三味夜话》和相关活动图片为主要内容,结集《三味夜话》一书,记录沙龙4年来走过的历程和沙龙成员们的精神风貌。目前,此书由他牵头担任总纂,文稿、照片收集和设计等也已进入编辑流程。言谈中,大家对此书充满了期待。

大家接着的发言,先围绕着“我们的沙龙”主题进行,纷纷对沙龙4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今后沙龙的活动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高鹏程认为,一是今后沙龙活动要更加突出对文学作品的点评、探讨这个重点;二是要多介绍各自的创作、作品发

表情况,和区外文学期刊的联络情况和信息;三是要有读书和荐书环节。同时,他带来了好消息,“奉化青年作家创作团队”成功入选宁波市文联青年文艺人才“春蕾”计划,将有4万元的扶持奖励金额。他表示,这笔资金要用在刀口上,鼓励出作品出人才。

为参加今晚的沙龙,汪知着下午在奉城办完事后,没有回江口的家,早早就到了三味书店。谈到沙龙和写作,他说,每一期沙龙都让他深有启迪。无论工作多忙,他都没有扔掉最心爱的文学,尤其是连续参加这几期文学沙龙后,文学创作的激情得到极大地焕发,近期几乎天天写诗,还打算继《朋友的书信》一文之后,继续写作纪实散文系列,为自己生活其中的时代留下真诚的纪录。谈到读书,他以自己最近阅读《论语》受到新的启迪的体会,认为对于经典作品需深读、精读,不断地读,常读常新。发言结束时,他表示,今年他被宁波市委宣传部授予宁波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称号,得到了2000元书卡的奖励,他希望能将书卡献给沙龙,让爱书的沙龙成员分享。

沙龙的另一主要发起人卓科慧由衷说,激情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创作动力,我们因为文学而相聚,大家在这里加油充电,相互感染、激励,这已足够。王杰明说,自己的文学创作很少,但对文学怀有一种不舍的初心,所以也经常来沙龙坐一坐、聚一聚、聊一聊,沙龙办得使文学作者、文学爱好者有一种归属感,这最重要。

原杰、沐小风、杨洁波、桂桂佳、洪珏慧、陈峰等文友也纷纷发言,或谈自己的创作状态,或与大家分享近期自己的读书心得,或发表对当前一些文学现象的看法。其实,每一位文友都有道不尽的读书心得,说不完的写作体会。



桃凝

□沈潇潇

桃是满树风景。

《诗经》中《桃夭》一诗,首节首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赞叹的便是桃花的艳丽。桃的风景当然不止于花,还在于它丰硕的果和茂盛的叶,所以《桃夭》在第二、三节继续咏叹:“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在我看来,桃树枝杆也是一道独特风景。桃树没有白杨的高耸挺拔,也没有柳树的婀娜多姿,尤其是在冬天叶落之后、春来绽放之前,整棵桃树都是光秃秃的,又色泽黯淡,按常理该是很不起眼的。但这个时序的桃树却有不凡的风貌:那遒劲的主干和枝杈在郁郁中蕴含锋芒,是寒风中不屈的铮铮风骨,如一队队默默积蓄着力量的勇士,又如铁钩银画股书写在山野的墨迹,其雄强恣肆和古意奇趣,只有多年的老梅堪比。每看到桃林中那高挑的一枝,我总会联想到乐队指挥手中起奏前那根被高举起的小棍——是的,只等春风拂动,万千桃树瞬间便会奏出如岩浆喷涌般灼热奔放的乐章。

然而,人们常常忽视了桃的另一道风景——桃凝。

桃凝又称桃胶,它是桃树自然或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伤口处分泌出的汁液。经过阳光下的蒸发风干,这种粘稠的汁液会凝成半固体、固体,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为桃凝。年少时去桃园,看到桃树枝上绽出的桃凝,如晶莹剔透的甘露和珍珠,甚感新奇,挖下来捏在手里作为玩物,柔柔软软的很是惬意。那些清澈透亮的桃凝,多是新分泌出不久的。已分泌了些日子的桃凝,会呈现出浓淡不一的浅黄、咖啡色,给人以凝练典雅的感觉。而那些已呈坚硬结晶状的桃凝,就像数千年沉埋在地底的琥珀重见天日,或如那渲染着缕缕水纹、云彩的玛瑙,自有宁静尊贵的气象。

如果说桃树是一个和睦的家庭,那么其苍劲的主干是威严的父亲,蓬勃的枝叶是慈祥的母亲,桃花、桃果、桃凝则是桃树大家庭里一大群可人的儿女。其中,缤纷的桃花是俏丽的小妹妹,累累的桃果是,憨厚的小弟弟,沉静的桃凝则是桃花和桃果的大姐姐了。对父母,这位长女是孝顺的;对弟妹,这位大姐姐是无私的。桃花缤纷和桃果飘香的季节,正是桃树大家庭活力蓬勃、欣欣向荣的时节,桃凝只有少量的分泌,这位大姐姐从不抢弟妹的风

头。人们在欣赏桃花享用桃果的时候,也几乎察觉不到桃凝的存在。

夏秋之间,桃果落完了,桃园寂静了。疲惫的桃树也留下了一身伤痛,元气顿失。这就到了桃凝分泌最旺盛的时节。作为桃树大家庭中的长女,她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调理复元、重整旗鼓的责任:忙于封合、痊愈父母身上的道道伤口,忙于杀灭来袭的害虫和真菌,忙于排泄、消除旺盛代谢所产生的代谢赘余物……她默默无闻的辛勤付出,垒筑起桃树家族来年生机重现的基础。

在这个夏秋之交,我第一次知道桃凝还是一道绿色保健美食。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我花15元钱,在路边菜市场里买回了一斤已结晶的桃凝。回家在清水里浸泡几个小时,便变软变稠,体积膨胀了好几倍——想不到这一斤桃凝后来竟要分两次炖。趁桃凝还泡在水里,我匆匆去网上一搜索,原来桃凝富含胶原蛋白、半乳糖、鼠李糖、氨基酸等,是一味润肺、活血、益气的中药和有养颜美肤、抗衰老功能的绿色保健美食。甚至还有一种神奇的说法:胃寒、胃炎患者取比黄豆粒大一点的桃凝,每日早晚嚼碎吞服一次,30天下来,再吃凉东西胃就不会再有不适,甚至胃炎不会再现。

桃凝有许多食法,如桃凝银耳羹、桃凝皂角米羹、桃凝水果捞等等,我做的是纯桃凝羹,为的是想品尝桃凝本真的味道。炖烂后凉却、再冰镇的桃凝羹柔软稠滑、晶莹剔透,食用时又掺入了适量的蜂蜜。它留给我味蕾的感觉真是美妙至极,直接唤起了我童年时吃木莲羹的味觉——在多年前旧作《哀婉木莲羹》一文中,我曾回忆童年的木莲羹“晶莹透明如刚敲开壳的蛋清,又不似蛋清胶着,如一汪清水,又比水更富质地、更为润滑……看它一副柔柔的、清清凉凉的样子,真惹人怜又惹人馋”。我还夸民间手工做的木莲羹的滋味远胜过市面上的任何一款工业时代的饮品(包括我后来特意品尝工厂化生产的某品牌的木莲羹)——现在,我要把这句话移用到桃凝羹上了。但与木莲羹的清纯相比,桃凝羹的滋味更显丰厚,因为桃凝中分明有桃花的芬芳、桃树枝叶的清香和桃果的甘甜……这些,大概就是桃凝奉献给人们的最后一道风景了。

作为一位食者,我忽然想:对于桃凝,自己多像一名残忍的杀手啊!但我知道这只是一时的矫情而已——因为桃凝对我的诱惑,犹如一切世存的美。